

水墨，中國最為傳統的藝術媒介之一，從千年以前活躍至今。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為了保持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關聯，水墨本身不斷整合、探索、轉換，並漸漸出現了繼宋代後的第二個高峰。日前，為承傳水墨藝術，探索水墨在未來的發展方向，同時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藝育菁英基金會徵集了500幅全球水墨佳作，在會展舉行了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水墨畫展「全球水墨畫大展」，一眾水墨大師在紙染墨香間演繹新時代的水墨精神，共享水墨的雅趣。

文、攝：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添浚



■黃永玉《涉江採芙蓉》。



■朱潔儀以《十全·十美》入選。



■何百里兒子何紀嵐作品。



■好畫匯集自然吸引知音。

# 500幅全球水墨佳作匯集香江

## 名家指點當代水墨前路



■在會展舉行了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全球水墨畫大展」。

500幅來自兩岸三地和海外的水墨大師的水墨作品在150,000平方呎的會展覽場地展出，8月4日至7日共4天。除了有傳統的「人物」、「山水」、「花鳥」，為了呼應水墨發展的變化，還新增了「動物」及「現代」共五大主題。其中「現代」更佔當中的131幅，而其他類別的作品也有不少同樣可被歸類為「現代水墨」的作品，足見打破傳統的新水墨舉足輕重的地位。

此外，一眾耳熟能詳的水墨名家皆攜近作或代表作參展，陣容鼎盛，包括黃永玉的《涉江採芙蓉》、何家英的《秋冥》、王無邪的《大江廿五》、劉國松的《雪網山痕皆自然》及何百里的《一路好風光系列——古城曠望》等。

開幕禮上，藝育菁英基金會主席方黃吉雯表示：「籌辦這次『全球水墨畫大展』，建立了一個平台凝聚全球水墨畫家，發揮香港中西文化交流的優勢，而市民反應亦相當理想，在展覽開始前，大會已經收到超過一萬人透過網上預先登記參觀。」

### 水墨畫潛力無可限量

「全球水墨畫大展」策展人郭浩滿博士則指出新世紀水墨畫復興的原因，他說：「二十一世紀的東方水墨畫已經繼宋代第一個高峰後發展到達了歷史上第二個高峰，並非如一些人所說的一代不如一代。這是因為現在的畫家可以接觸到古今中外不同的藝術，視野比以前的畫家寬闊得多，而且隨着

中國富強起來，畫家的經濟條件要比以前好，有自己獨立的畫室，可以更專注地創作，畫出更好的作品。」

他又評估了當代水墨的價值：「籌備是次展覽時保險公司向我們詢問展場500幅作品的總價值，我們保守估計是四、五億，但這只是畢卡索一張畫就賣出的價錢。當代水墨價值被嚴重低估，這是因為很多人都不了解它的優秀之處，所以我們更加需要這類型的展覽來推廣。」

### 何家英提出四個「不」

除了展覽以外，一眾水墨名家也聚首一堂，展開了一場探討水墨畫於兩岸三地的發展和新方向的交流會。會上，何家英提出四個「不」：不對立、不盲目、不自卑、不表面。他認為畫家應該「不對立」，要有包容西方藝術的視野，但也要「不自卑」，承傳中國的文化，融通中西。而劉國松則強調「筆墨當隨時代」，認為新的作品必須能夠反映時代的精神。

根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觀察所見，最受在場藝術愛好者喜愛作品無疑是何家英的《秋冥》，該畫作的展出處無時無刻都簇擁著前來圍觀的群眾，情況有如觀者在羅浮宮爭相一睹《蒙娜麗莎》風采一樣。創作於1991年的《秋冥》是何家英工筆人物畫的代表作。畫中女孩環抱雙膝坐在滿是黃葉的樹下，歪着頭趴在雙膝上沉思，烏黑的短髮有條不紊，純白的長裙與金黃色的秋景形成對比，顯得特別憂鬱。畫作將傳統工筆畫的細膩發揮到極致，尤其是毛衣上浮凸起的紋理，是何家英將蛤粉調和後灌入針管，擠出如毛線般的線條，再一針一針地「織」上去。而這種讓人讚歎的質感和細緻度只有親眼目睹真跡才能感受，難怪吸引大量畫迷。

### 入圍作品突破舊框架

在駐足欣賞一眾名師大家作品之際，香港文匯報記者也偶遇其中兩位同樣在賞畫、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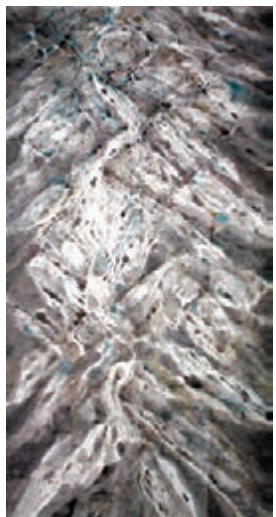


■王昌楷《老宅》。

且入圍了是次展覽的水墨畫家，分別是何百里兒子何紀嵐及朱潔儀。

何紀嵐的山水作品《哈利法克斯石岸系列——佩姬灣燈塔》用中國水墨的小寫意筆觸畫加拿大的自然景色，但石塊的排列又有西方立體主義畫的意味，引中潤西。國畫的改革已經經歷百年，漸漸形成三大路徑：一是新文人畫為代表的傳統延續型；二是裝置水墨為代表的觀念型；三是墨彩畫的東西融合型。新水墨好壞的標準該如何定斷？他認為藝術本身就是沒有標準，不論新舊派別，所以不能一概而論。至於父親對他在畫畫技巧上影響不大，因為他其實從來沒有跟他學過，但在他的文化熏陶下也學會了欣賞古今中外的藝術。

朱潔儀則以《十全·十美》入選，是她以層層交疊的潑彩手法，結合水彩、中國顏料及水墨，配合西方深淺明暗畫成的新水墨作品。她解釋，自己畫的花一方面延續了傳統梅蘭竹菊的題材，但另一方面又以比中國彩色顏料較鮮豔的西方水彩入畫，更突顯花的生命力，折衷中西。被分類為「現代」組別，她認為這可能是評委按宏觀感覺分類，就像賞畫時遠觀已經可以把握畫的整體氣質。她認為傳統國畫寫意、工筆和中國顏料的運用都有很明確的分類，新水墨因為打破了這種框架，所以主要也是憑作品宏觀的感染力判斷好壞。



■王無邪《大江廿五》。

## 參展為促進漢藏文化交流 丹增·謝朱的靈山梵音

在「現代」的展區中，有一幅引人注目、風格明顯迥異於其他作品的三段畫，將「天堂」、「人間」、「地獄」縱向並置。「天堂」一段莊嚴肅穆的佛像用唐卡畫成，中間「人間」一段青煙淼淼的神山、聖湖、寺廟以及最底層的「地獄」一段則用丹青水墨畫成。這幅大氣磅礴、意境深邃的《夢境香巴拉—靈魂家園》原來是出自新西蘭的海外華人劉舥（丹增，謝朱）之手。在西藏出生的他，自創結合藏族唐卡、水墨畫，以及西畫的構圖，歌詠藏人對大自然的敬畏及藏人的純樸，讓靈山梵音在世界上的犄角杳見迴盪。

「扎西德勒」，那是穿着藏族絲綢便衣的丹增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第一句跟記者說的話，在藏語中解作「如意吉祥」，原來是藏人常用的見面語。

生於西藏的丹增七歲時開始跟喇嘛學習唐卡，之後也學過素描、油畫，反而是在新西蘭生活後才接觸水墨畫。「因為釋迦牟尼的造像以三十二相和八十種好的規定而塑造，所以唐卡在拜佛作用以外較少審美的個人表達，所以我尋找其他藝術媒介。而接觸西畫多了，認為它們畫出來的東西很貼近肉眼真實看到的東西，但精神深度方面卻沒有

水墨畫優秀，所以就把水墨西畫兩者糅合，再加上唐卡，取各家之長。近年，我為了提升自己畫山水方面的造詣，還跟中國國家畫院的常務副院長盧禹舜習畫。」他如是說。

### 畫作抒發心靈之鄉

雖然在新西蘭生活，畫風又折衷唐卡及傳統水墨，丹增的創作靈感卻自始至終都來自自己的家鄉。「多年的藏族生活，使我分擔着藏族的喜怒哀樂，對藏族有深厚的情感。而可可西里無人區天地之間的廣闊無限是大自然的恩典，給人一種厚重、神聖、高潔感，充滿了生命力，充滿了精神和信仰。」

夢境香巴拉，就是那一片世人躲避紅塵喧囂，洗淨雙眸，洗滌靈魂，任紛擾如浮雲輕飄的天堂淨土。丹增將自己信仰的虔誠及對大自然的膜拜，寄情於《夢境香巴拉—靈魂家園》一畫上。「現世的藏人，都有一種對於天堂的精神嚮往，無論是在

間法、唸經還是轉經輪的時候，但同樣地，造孽的話就會進入與死人、魔鬼同行的地下世界。這是藏人天、地、人合一的信條。」

### 結合唐卡及水墨兩種媒介

《夢境香巴拉—靈魂家園》整幅畫作以滿構圖方式表現，上半部分的「天堂」是以唐卡繪畫的佛像，用色精密堅實，畫面對稱工整，以唐卡常用的金箔及不會褪色的礦物質顏料如石青、松石、青金石、珊瑚等上色，多用積墨法；下半部「人間」及「地獄」部分則轉用水墨畫的意筆，以暈染為主，營造出空翠氤氳之感。「因為天堂是永恒的，所以用色偏向濃厚，而人間是一個流動、五行不斷變化的地方，所以多一些留白的地方。」水墨畫部分他又主要師承北派山水的畫風，當中以宋代馬遠、清代八大山人之一的石濤對他的山水風格影響最深。「因為西藏的風光美景都是以峭峰絕壁為主，所以用北派的畫法才能呈現出青藏高原神秘、雄渾、巍巍壯闊的山水江河。總不能把西藏畫成小橋流水隱匿於茫茫大霧中的樣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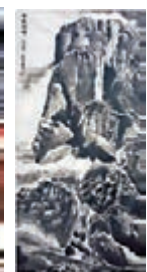
為了讓外國人更容易接受東方的藝術，他又刻意把寺廟加入了一點西畫中三維的效果。而藍色和鴨綠色則是畫作的主色調，源於西藏經幡的七種顏色。「藍色代表



■何家英的《秋冥》吸引市民欣賞。



■丹增《天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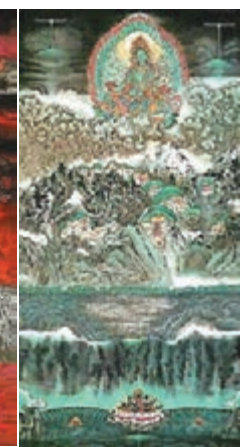
■丹增意筆水墨山水。



■丹增《夢境香巴拉—靈魂家園》。



■丹增《夢境香巴拉—花瓣雨》。



■丹增《夢境香巴拉—綠度母》。